

詩
十卷

太政官文庫			
		一	漢
		二	書
九	六	二	門
二	大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七	二		書
五	六		門
函	九	二	
一	二	二	
五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7
冊數	92 (52)
函號	275 3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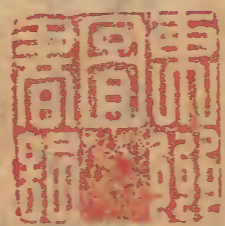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三

小旻之什二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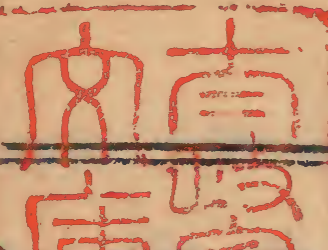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我視謀猶。亦孔之

邛。其凶反

傳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姚氏舜牧曰。議論曰。猶故二字並舉。而專重於謀。回邪適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



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劉氏瑾曰此章稱天

之意猶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

反用之朱氏善曰謀滅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滅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故我視其

謀猶亦甚病也姚氏舜牧曰亦孔之邛病在國也即下章所謂淪胥以敗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王者舉錯移陰陽動作關盛衰一頓

是與古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

聽竝觀擇善而從之無敢不用其至彼小人者謀止其

身而不及國謀專於利而不顧義回邪僻適不知何時

而止也謀之臧者出於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臧者出

於小人乃反見用謀國如此亦甚病矣

○滄滄許急反訛訛紫音亦孔之哀叶於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之履反叶都黎反

集傳賦也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劉氏向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

相是而背君子○曹氏粹中曰滄滄然相和者具俱底

黨同而無公是訛訛然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

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集說輔氏廣曰小人為謀相和相詆是雖常態然其所

以為此者則有二故焉一則幸其不成而欲以自

小曼之什

解。一則恐其或成而彼有所利。是其為慮亦已深矣。然其昏蔽之極。是非莫辨。則亦終歸於敗亂而已。故我但視其謀猶。則知爾之胡能有定也。○朱氏善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反。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集傳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鄭氏康成曰。猶圖也。不復告其所圖之士。言雖得兆。言雖不中。謀夫

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蘇氏轍曰。謀者

多無斷而行之者。故其功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

決之者。嚴氏粲曰。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猶不行不邁。而坐謀

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鄭氏康成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

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穎達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

於事不成。

集說 曹氏粹中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凡謀於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愚而無斷也。

○朱氏善曰。卜筮將以求之神。而神則厭而不吾告。詢訪將以謀之人。而人則泛而不吾決。蓋惟堂上之人。方

可以辨堂下之曲直。今發言盈庭，則是雜於堂下衆人之中。果孰能任其責而決之乎？譬之適國者，必駕輕車就熟路，而後可以言至。若不行邁而坐以謀之，則言之雖善，亦何能有所得哉？○姚氏舜牧曰：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凡謀未有不先於定。其志者，志不先定而謀之，鬼龜厭而不我告矣。謀之盈庭而莫執其咎矣。謀之回適端在此。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

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聲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

集傳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

劉氏瑾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

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

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孔氏穎達曰：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

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

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蘇氏轍曰：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

是以不能遂成也。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集說

李氏樗曰：夫謀之遠者，近於迂濶而難行。謀之近者，近於切要而易用。故近雖有小利，而其害隨至。遠謀者，雖目前未見其利，而可以終身無害。自非聽之者明，安能慎擇而用之哉？○姚氏舜牧曰：先民即出大

猶之人對舉言者甚言其猶之不歸於法則耳。○何氏楷曰聽在上爭在下言上之人固維邇言是聽而下之人見上之聽邇言也亦隨有起而以邇言爭邇言者蓋始合終離自相犄角小人情態往往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民雖靡旰火吳反

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如彼泉流無淪胥

以敗叶蒲寐反

集傳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旰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

焉。朱氏公遷曰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一德耳。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嚴氏

案曰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劉氏瑾曰洪範九疇其二為

德從而作又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集說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無所定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

緒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輔氏廣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又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反皮冰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湯河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集傳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李氏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如馮几

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

恐陷也。蘇氏轍曰。臨淵恐墜。履冰恐陷。善為國者常如是。○衆人之慮不能及

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

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集說 輔氏廣曰。荀卿子。樂王鮒。皆以此章為畏小人而

此詩專為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初不為

小人而賦也。且小禍固不可不防。閑畏懼。然亦何

至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易曰。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此君子待小人之正法也。至於禍患之來。亦豈如此戰戰兢兢所能免哉。○朱氏公遷曰。惟其惑之而不知不斷之為患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以其不明

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總論

程先民。聖者主之。哲者謀者慮之。肅者又者斷之。如是而將之以戒懼。故全也。今謀不及遠。聽謏言矣。爭而聚。以謀之。是坐謀也。匪行邁謀也。如是而盈庭。以謀之。是道謀也。非室謀也。即有肅謀。即有哲。又且聖。如流泉然。淪於汙敗。豈有救乎。是謀之大惑也。凡厥有謀。皆以其戒暴虎。戒馮河之心。將之。是篤敬之謀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

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

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

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

舊也。

集說

季氏本曰。上無道。揆嘉謀不得信用。故在位大夫之不得行其志者。憂而作此詩也。此亦在位者直言以譏切時事。與正月同。

宛於阮反

彼鳴鳩。翰胡旦反

飛戾天。

叶鐵反

我心憂傷。

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集傳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氏佃曰。似鷦。翰。羽。戾。

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
 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
 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
 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朱氏公遷
曰不寐有

懷正可以見努力追及之意。前二句與後四句也。
 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集說 朱氏善曰。鳩之飛非可以戾天也。而猶有時乎戾
 天人之質本可以為善也。而豈能不念昔之先人
 乎。鳩之翰飛戾天勉而為高也。我之有懷二人勉而為
 孝也。勉而為孝則無所往而不善。庶可以免於禍矣。此

兄弟相戒之意也。○黃氏佐曰。明發謂欲旦而未即且
 欲寐而不能寐。此正夜氣方清之際。好惡未遠之時也。
 有懷父母則所以相戒以
 求無辱之意。自不能已矣。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

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
益反

集傳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
 也。曹氏粹中曰。齊則整肅而不亂。聖則通達而不
 惑。如是則雖惟酒無量而常能以溫和自克矣。彼昏
 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劉氏彝曰。彼昏而不
 醒。壹志於酒。日增其

甚故曰壹。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集說 輔氏廣曰。酗酒者必昏肆。唯肅敬通明之人。則雖醉而能溫恭自持。以勝彼昏不知。正與通明者相反也。昏亂於酒。則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朱氏公遷曰。此篇以敬威儀為主。溫克能敬者也。昏而不知。不能敬者也。一善一惡。可以為勸戒。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音 菽音叔。庶音此。螟音真。蛉音零。有音零。子音零。蜾音零。蠃音零。

音 果音力。果反。負音美。負反。之音養。之音里。之音反。

集傳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見爾雅。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楊氏雄曰。螟蛉之子。禮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朱氏公之者。使之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朱氏公似已也。

之者。使之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朱氏公似已也。

所以終采菽之興似。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集說

朱氏善曰。中冓有菽。而庶民采之。斯庶民之有矣。螟蛉有子。而蜾蠃負之。斯蜾蠃之似矣。吾兄弟豈可不思。所以善其身。思所以教其子乎。善其身。所以繼吾親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況性善。本吾心之所有乎。物之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教子。可謂得矣。○何氏楷曰。上章危以命。此章感以子。蓋身者親之枝。子者身之枝。敬威儀以善吾身。所以繼先人也。式穀以教吾子。所以繼吾身。亦所以繼先人也。

題

反大計

彼脊令

音零

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叶桑經反

集說

興也。題視也。

鄭氏康成曰。題之為言。視睇也。

脊令。

胡氏一桂曰。脊令見常棣。飛

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集說

朱氏公遷曰。漢東方朔傳云。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譬如脊令。飛且鳴矣。愚謂飛而且鳴。用力為甚。努力進善。亦猶是也。此亦以勉強勤勞之意為興。○努力以求無辱其親。亦曰敬威儀而已。此申首章及二章

小旻之什

之意。○朱氏善曰。春令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邁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密運。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強。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反。寡宜岸。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集傳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

不食粟。陸氏佃曰。桑扈有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也。○呂氏祖謙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填與瘡同。病也。岸亦

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劉氏瑾曰。字書云。犴一作犴。犴。胡地犬也。野犬

所以守故。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鄭氏康成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

填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病寡不宜岸獄。今則

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

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

能善乎。王氏安石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言握粟以見

其貧窶之甚。

集說輔氏廣曰。填寡。自謂也。王既不恤鰥獨。則如我之病寡。宜岸宜獄矣。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貧

窶如是。而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為君子也。○徐氏常言曰。謹儀教子。特人事之常。今窶寡猶宜岸獄。則非意之遭。無妄之災。初不論其致之之由也。故從而稽之於神曰。自何能穀。然卒取法於溫恭。小心而已。其他巧為趨避之術。亦非其志慮所及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小心。如臨于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集傳 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音墜也。董氏道曰。木處則惴。如臨于谷。恐墮也。鄭氏康成曰。衰亂之世。賢

慄恂懼。曹氏粹中曰。集木則憂摧敗。臨谷則憂墮越。履冰則憂陷溺。夫溫則不暴。以忤物。恭則不慢。以侮人。

集說 則憂陷溺。夫溫則不暴。以忤物。恭則不慢。以侮人。

惴惴小心。則能下人而事之。戰戰兢兢。則又常戒懼而不忽。然其畏禍猶如此。則其危可知矣。○輔氏廣曰。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論 許氏謙曰。此詩遇亂而戒。兄弟修德。以免禍。修德當法其親。免禍則謹其德。前四章修德之事。後二章免禍之意。○姚氏舜牧曰。雨無正。責羣臣之離居。教之各敬爾身。此戒人子之式。穀。教之各敬爾儀。敬之一字。真人子持身之大本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

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元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

薄干反

彼鸞

音斯。叶先。豫齋反。

歸飛提提

反

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

之何。

集傳

興也。弁飛拊翼貌。

何氏楷曰。弁通作拊。拊手之鸞。義鳥之將飛而拊翼似之。

雅鳥也

毛氏萇曰。鸞卑居卑居雅鳥也。

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鶉

音匹

又鳥斯語詞也

孔氏穎達曰。猶鶉。斯苑彼柳斯。

提提羣飛安閒

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

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

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

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毛氏

萇曰。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輔氏廣曰。心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

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趙氏

岐曰。親親而悲怨之詞也。

集說

朱氏善曰。子以父為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而

不見愛於父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反鞠九六反為茂草叶此反我心

憂傷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叶魯反心之憂矣疾丑覲反如疾首

集傳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朱氏公遷曰窮塞也。謂廢

塞而不用。怒思擣春也。擣手椎。一曰築也。不脫衣冠而寐

曰假寐。孔氏穎達曰左傳趙盾盛服疾猶疾也。○踧踧

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

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

而老也。疾如疾首。孔氏穎達曰疾則又憂之甚矣。

集說朱氏公遷曰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

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意。○何氏楷曰上章怨已之不得於親而思慕此則憂親之終棄乎已而自傷也。

○維桑與梓叶獎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

母叶滿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叶此反

集傳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

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劉氏瑾曰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

牆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

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亦屬也。離麗也。裏

心腹也。辰猶時也。鄭氏康成曰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

曰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

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

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

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

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

祥至是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

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

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

於是歸之於天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

在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條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干罪反者淵音戒

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居

氣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反

集傳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衆

也。孔氏穎達曰：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淠淠，由深故傍漙漙。其衆淠淠然。○胡氏一桂曰：蜩，漙漙俱

見七。屈，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漙者

淵，則漙漙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

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舟，而無可止息之處。此以人

不如物而起興。○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雉之朝雝。尚求

其雌。西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集傳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孔氏穎達曰：獸走，故以遲

相待。○羅氏願曰：鹿愛其類，發於天性。欲食，皆鳴相召，志不思也。雝，雉鳴也。孔氏穎達曰：高宗彤

鳴也。雝，鳴而向其頸，故字從佳。句，壞傷病也。陸氏德明曰：壞，說文

作癩。爾雅云：癩，木符婁。郭云：疍，偃癩腫，無枝條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

伎伎然。雝之朝雝，亦知求其妃。音匹。今我獨見棄逐，如

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小夏之什

集說 蘇氏轍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助也。今獨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之行有死人

尚或瑾音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音之

團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毛氏萇曰瑾路冢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道

是也堉相望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

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

兔死人於我之不如伐木折薪而已。雖怨而不忘於墓也。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政反

由言耳屬音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

集傳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

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陳氏鵬飛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恐耳

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

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胡氏

一桂曰。梁芻。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此詞也。東萊呂氏見邨谷風。

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

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

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

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于垣壁。閒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

背如何耳。○范氏處義曰。被讒見逐。猶慮其敗我家事。故以逝梁發筍為喻。是我身自不能省閱。何暇為後人

計也。所謂可以懲者如此。

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

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

也。

集說 王氏安二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瑾之。使免暴露。憫

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反叶之。君子不惠。不舒

究之。伐木倚寄彼反叶矣。析薪施敷氏反叶矣。舍

捨音彼有罪。予之佗吐質反叶矣。

集傳 賦而興也。疇報。鄭氏康成曰。疇。旅疇也。如疇之者。皆作酬。此作疇者。古字得通用也。○孔氏穎達曰。疇。酢。惠愛舒。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

巔也。枕隨其理也。作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得即飲之。會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集說 輔氏廣曰。六章七章始微有及其親之意。然皆以君子稱之。亦不過言其忍心信讒。視我之不如投

總論 許氏謙曰。總言怨慕之意。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疾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朱氏善曰。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集傳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

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
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集說

朱子語類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
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
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
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
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
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
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反火吳昊天已威叶紆予慎無罪叶音昊天泰憮予
慎無辜

集傳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

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

昊天為人之父母。何氏楷曰天之於人若父母然親之之辭也。胡為使無罪

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

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昊天人之父母所當以生育長養為德。今人無罪辜也。而亂降如此之大。故呼天而訴之。而怪其悠悠也。

○亂之初生。僭側陰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

社音音亂庶遄已。

集傳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季氏本曰涵容如水之涵物。

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社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

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

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

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

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朱氏公遷曰喜怒以正。過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

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

然後亂成。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偽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輔氏廣曰。讒譖之始。萌王惟一喜一怒之正。足以絕之。○嚴氏粲曰。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

○君子屢盟

叶謨郎反

亂是用長

丁丈反叶直良反

君子信盜

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飲

音談

匪其止共

音恭

維王之邛

其恭反

集傳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

鄭氏康成曰。有疑不協也。

則殺牲歃

音妻

血告神以相要束也。

鄭氏康成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

埋之。謂之載書。○李氏樛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

讒人也。

孔氏穎達曰。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

飲進邛病也。○言

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

能聖

在力讒。王氏逢曰。舜典。朕聖讒反。說珍行。蔡氏傳。聖疾也。

而信盜以為虐。則

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

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蘇氏轍曰。止職也。言小人不能守其位。維為讒以病王也。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集說

輔氏廣曰。夫既不能用其喜怒以已亂。則疑信不決。故君臣或用盟誓以自固。而讒人益得以行其意。則亂是用長矣。指讒為盜。疾之之辭也。巧為言以入於王心。使王不覺。而以暴虐加人。則是誠可謂盜矣。至於嗜其言而甚甘焉。則亂之益進。未有窮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必指其實事以曉王耳。夫讒諂之人。必須自力於其職。以市信於王。然後其說始得以盡惑王心。而使不自覺焉。故言此以曉之曰。斯人也。非真能共

其職業也。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

人有心子忖

七損反

度

音之

之躍躍

他歷反

冕

士咸反

兔遇

犬獲

叶黃反

集傳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

鄒氏

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而聖人為能品節之。不差。經綸之各當。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躍躍跳疾貌。冕。韓氏嬰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其跡有時。○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遇犬得之。

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

本意只是惡巧言譏諂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

○嚴氏粲曰忖度諷人之心而以下篇何人斯皆忖度之辭也而又以躍躍兔兔遇犬

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

其情也。輔氏廣曰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

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

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兔兔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

朱氏善曰寢廟之奕奕者惟君子為能作之以其

法之定也夫猷之秩秩者惟聖人為能莫之以其

德之盛也以興他人之有心亦惟我為能度之以其鑒

之明也狡兔之走疾矣而遇犬則其跡無所逃讒人之

言巧矣而遇明哲則其情無所遁亦何益之有哉

○荏而甚 荏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

反 之蛇蛇以支 碩言出自口叶孔 矣巧言如

反 簧顏之厚叶胡 矣

反 與也荏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

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

者頑不知恥也○荏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

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三

小旻之什

詩

三

可出猶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真氏德秀曰。儉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為矣。

集說

朱氏善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此君子之所謂碩言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小人之所謂巧言也。自君子觀之。不勝其可恥。而小人之處此。則顏厚而不以為愧也。亦何望其能擴充羞惡之心。而為不可勝用之義哉。○黃氏佐曰。上章言讒人之言不難辨。此章言讒人之言不難辨。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

階。既微且尪。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集傳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

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

李氏樗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朱拳力階。梯也。子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

疥。音。傷。音。為微。腫足為尪。孔氏穎達曰。郭璞云。疥。脚脛也。傷。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

是涉水。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

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尪之

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

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鄒氏泉曰：讒人本不難知，不難辨，不難除，宜其無讒也。特以王心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於讒也。

總論

許氏謙曰：夫人既被讒，終篇未嘗有怨懟詆斥之語。拳拳專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讒人之迷，不自憂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惡怒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吳氏師道曰：此詩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

巧言八章章八句

集傳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集說

范氏處義曰：言之巧者，善讒人者也。聖人以爲鮮仁，蓋不仁者乃能巧言，故木訥者所以近仁也。○鄒氏泉曰：此詩見大夫憂亂之情，而忠君之義，惡惡之嚴，見於言表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

叶居銀反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叶居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集傳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

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

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

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

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集說

呂氏大臨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讒我必矣。○范氏處義曰。彼何人斯。雖為鄙薄之語。然不斥暴公。指其從暴公者耳。亦譎諫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況於小人。尤為艱險。不可測也。過我門而不入。必其中自有可愧者。使暴公不譖我。爾必入而見我。今爾從暴公而不我見。則踪跡可疑也。○輔氏廣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胡逝我梁。不入我

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集傳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言弔失位也。○言二人

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蘇氏轍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我之禍。乃今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譏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

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豈嘗如今乎○趙氏一元曰不責其譖已而責其入信可謂善於立言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

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集傳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李氏如圭曰其北當階其南接

門內○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

蹤跡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

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逝我陳則不止逝我梁我已聞其聲則又近矣而不使我見其身意其陰有窺伺蹤跡

詭祕也。於是歎曰爾為此舉固以人為可欺而不愧也。獨不畏于天乎。○補之黃曰古之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

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集傳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

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輔氏廣曰言其儼利便捷耳此則讓

人之態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集說 氏穎達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姚氏舜牧曰又著其人

心情靡定。踪跡無常。不南不北。而又不實來。言我祇以攪我之心。此深疾而痛恨之詞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爾之亟紀力行遑

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

集傳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

也易曰盱豫悔劉氏瑾曰豫六三爻木義曰盱上視也

而而下溺於豫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

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許氏謙曰左太

先生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

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

說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

何使我望汝之切乎嚴氏粲曰反覆委曲以情責之也汝之不來見我

集傳謂無暇耳我謂爾行之緩乎亦不見爾舍息固不

可謂有暇也我謂爾行之亟乎又聞暇而脂其車

不可謂無暇也今屢出而不來見我是可疑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也還而不入否難

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

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王氏安石曰入

不之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
怨也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
知其為謔矣

集說

段氏昌武曰爾還而入我心即為之平易則蘇公
之怨良易解也其心之忠厚可知矣○朱氏善曰
壹者之來云何其肝望之切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悅
之深也未見而望之切既見而悅之深我之所以待彼
者其故舊之情自若也而彼之所以待我者乃獨異於
平時何也反覆委曲言之而讒者之情愈無所遁矣

○伯氏吹塤

况袁反

仲氏吹箎

池音

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出此三物以詛

側助反

爾斯

叶先反

集傳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

器土曰塤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

劉氏熙曰塤喧也聲

濁喧喧然○孔氏穎達曰塤同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
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吹音叶孫炎曰大如叫呼也

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凡十

徑三分凡八

孔橫吹之

劉氏熙曰蒞啼也聲從孔

如嬰兒如貫如

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

犬豕雞也刺其

血以詛盟也

陸氏德明曰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孔

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豶即豕也並言詛而俱
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氏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

者有此禮故。○伯氏吹壎。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欲與之詛也。

而聲相應和也。朱氏公遷曰：親愛以伯仲言應和。以壎箎言。與汝如物之在

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上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

以詛之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讒者之讒人。或責之而自文其過。不過

無心。但實是不相知耳。以人為實可罪。則二章之所責

是也。以為實不相知。則此章之所責是也。○黃氏佐曰：

吹壎吹箎者。言相與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為和附而

不拂逆也。如貫者。言同為王臣之時。勢相聯屬。而休戚

安危相倚也。○姚氏舜牧曰：前六章通就讒人往來踪

跡之可疑上說。以見其情之可惡。此節始以正義責之。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

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

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陸氏德明曰：蜮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

水。覲。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

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覲然有面目。

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

與

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嚴氏粲曰此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耳。○鄒氏泉曰究極其反側使知智可以欺君而不可以欺君子之心。姦可以欺中人而不可以逃君子之見。庶知所悔悟以回其孔艱之心也。

總論

郝氏敬曰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故屢言彼何人斯為窮詰之詞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飄風鬼蜮比其曖昧之私。辭婉而意切矣。○錢氏天錫曰通詩只以極反側一言盡之。應其心孔艱句。孔艱內即舍下文始厚今薄欺天罔人踪跡之詭秘鬼蜮之情狀下文特段段委曲以申其意耳。蓋譖人之人難施面目所以藏形匿影若被譖之人於心無愧明目張膽無不可復見也是以屢屢

欲其一來則彼羞澀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讒構排擠之罪不言自顯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

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

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

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

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

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怒使其由此悔悟更

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集說

王氏志長曰。蘇公之為人不詳。意其被譖之事。有關於君德之邪正。社稷之安危者。蓋人臣一身之進退甚小。而國事之是非。所爭甚大也。不然。此詩不過同列得謗相詬詈之言。何足登之

乎。雅

萋

反

今

反

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

音甚

反

食苳

集說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

毛氏萋曰。文章相錯也。

貝。水中介蟲也。

有文彩似錦。

陸氏璣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蚺。黃為質。以

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集說

李氏本曰。貝不可以為錦。但以其背有錯雜之文。有似於錦。遂以錦名。以比讒言起於疑似。亦以見

文致之意也。大甚言成之而不可解也。

○哆昌者反今侈尺是反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

下歷反與謀叶謨反

集傳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嚴氏粲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

於南方，故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朱氏

曰：南箕，謀。璋曰：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讒者。○何氏楷：適，主也。誰

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姚氏舜牧曰：凡人為謀有所

集說陳氏鵬飛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

斐張大以成之爾。朱氏善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多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

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

爾不信叶斯反

集傳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

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

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集說嚴氏粲曰：三章四章述讒人情狀而戒之也。爾讒

敗露，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朱氏善曰：譖之初行，既

以不信而加諸人，言之不慎，亦以不信而責於汝，戒之

金定言卷傳言言考

○捷捷幡幡芬煩反叶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

女音汝遷

集傳賦也捷捷儂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

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

嚴氏粲曰女能譖人人亦能譖女其禍將遷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

詞

集說輔氏廣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

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也敢肆其言徐氏常吉曰譖人之事豈可恃以為常君能聽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君能以爾之言加罪於人亦能以人之言加罪於爾且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集傳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

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集說輔氏廣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次定詩經專說卷之三 卷十三 小異之什

○彼譖人者叶掌誰適與謀叶滿取彼譖人投畀

豺反虎皆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投

畀有昊叶許

集傳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

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孔

穎達曰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

木也○劉氏瑾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

讒人於彼使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

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王氏逢曰制

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集說陸氏佃曰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

使制其罪則宜無不受者今日不食不受且付昊天

○楊園之道猗於綺于畝丘叶祛寺人孟子作為

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集傳興也楊園下地也朱氏公遷曰楊者近水之猗加

也畝丘高地也朱氏公遷曰畝田之壟寺人內小臣蓋

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劉氏瑾曰周禮天官寺人之官

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

小曼之什

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宮之戒令。蓋奄人也。

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

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集說 黃氏佐曰。不敬而聽之。則萋斐之形。未必不為貝錦之文。致多侈之萌。未必不為南箕之羅織。聽而曰敬者。願於信從之謂也。○鄒氏泉曰。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與楊園畝丘。是自下而上。故曰加敬而聽之。欲其因已之言。而善保其身。以免於讒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責之。三章四章。誨之。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惡而痛疾之。七章。則言作詩以

為君子之戒也。○顧氏起元曰。前六章。極言讒人之無忌。而望制於天。末章。言讒禍之漸進。而致謹於人。○錢氏天錫曰。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訴。皆深惡讒人之詞。篇中一敬字。總是發明憂讒畏譏。惴惴小心之旨。亦未敢謂敬遂足以免讒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劉氏瑾曰。三輔

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也。故以名篇。○班固司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三 小是之什

馬遷贊云。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所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集說

陳氏樸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具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朱氏公遷曰。已上三篇皆刺讒者之詩。故相屬。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邱勇反。將懼。維予與女。

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音演女反

集傳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

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

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毛氏萇曰。風雨相感

朋友相須。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毛氏萇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朱氏公遷曰。患難則相樂。安樂則相遺。此無恒心之人也。

集說李氏樸曰。朋友之相須。既如風之與雨。今也當罹患難之時。則惟棄我二人。同其憂。至於安樂之

大正寺直學究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時安反。棄子。朋友相與之義。豈如是乎。○呂氏祖謙曰。朋友之義。出於心。其相與。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雖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宣之。歧子。

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集傳 與也。頽。風之焚輪者也。毛氏萇曰。風薄相扶而上。頽。達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然則頽者。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乃相扶。宣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省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輔氏廣曰。維子與女。煦濡之私意也。棄子如遺。反覆之薄情也。宣子于懷。維子與女之甚也。棄子如遺。女轉棄子之甚也。夫煦濡之私情。則非天理之公。反覆之薄情。則非天理之厚。夫朋友相與。自有一定之分。誠信相與。憂樂如一。固不必有煦濡之私意。亦豈可有反覆之薄情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

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集傳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惟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

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

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朱氏公遷曰以

德以草死木萎興小怨謂興體亦可也。蓋謂之比。則重在忘字與思字。謂之興則重在德小怨字。

集說 劉氏敞曰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輔

氏廣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對語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是實事故未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始合而終睽。未章言其不當以小怨而見也。

不當以小怨而見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集說 朱氏公遷曰谷風蓋與伐木為反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

蓼蓼者莪音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

集傳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嚴氏粲曰釋

秋為蒿。釋云醜類也。言繁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美而蒿惡。

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此父母生我以為美

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我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朱氏善曰此詩諸儒皆以為興至集傳正以為比而其義始明凱風之子以棘自

比棘固木之賤者也蓼莪之子以蒿自比蒿固草之賤者也凱風以已非美材故念母氏養我之劬勞則自責以期親之悔悟也蓼莪以已非美材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則父母已沒矣重自哀傷而已

○蓼莪者莪匪莪伊蔚音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似醉反

芭以威而服也○朱氏公遷曰獾狁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獾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一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集傳 賦也攻堅程子曰既攻謂堅治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

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穎達曰李

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取其疾而已

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

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集說

嚴氏粲曰。宣王中興。為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車既堅緻。馬既齊力。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為之事也。○朱氏善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

厚反

四牡孔阜。

符有反

東有甫草。

叶此苟反

駕言行狩。

叶始九反

集傳

此也。蔚。牡。菽。

去刃反

也。三月始生。

七月始華。

如胡麻

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

嚴氏粲曰。馬薪蒿也。蒿之尤麤

大者也。瘁。病也。

集說

何氏楷曰。羅願云。匪莪伊蒿。蒿猶有子者。匪莪伊蔚。蔚則無子。蓋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以見父母得我之難。今皆無報。則有我之不如無也。○瘁。通作頽。顛頽也。劬。勞而至於瘁。勞苦見於貌也。念生我之勞瘁。而我不能以子報。其哀何如。

○併之罄矣。維繫之恥。

鮮。

息淺反

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

叶舉里反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

集傳 比也。餅小，罍大。皆酒。哭也。罄，盡。鮮，恤。憂靡無也。

○言餅資於罍，而罍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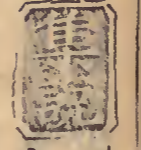
餅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劉氏瑾

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餅罍

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所以窮獨之民，生不

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陸氏德明曰：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曹氏粹中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祐也。○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

銜恤。土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我長。

我自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劉氏

防其驚也。育，覆育也。孔氏穎達曰：謂其寒暑，或顧旋視

也。孔氏穎達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呂氏祖謙曰：邱氏腹，懷抱

也。孔氏穎達曰。謂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

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六。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集說

揚氏雄曰。父母人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何氏楷曰。得天地之塞以成形。而所以成其形者。親得天地之帥以成性。而所以成其性者。親。形性合而成人。天親原自合一。以其生生者一也。

易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叶

集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集說

曹氏粹中曰。周民皆然而乃云民莫不穀者。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以為夫人而不若耳。○朱氏公遷曰。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卒。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民莫不穀。我獨不

集傳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王氏安石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律之謂也。弗弗。

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集說

輔氏廣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

以不得終養之意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首二章。是喻其不得終養。而因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是言不得終養。正以應匪莪伊蒿二句意。四章。是言父母之恩。正以應生我劬勞二句意。末二章。又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也。○姚氏舜牧曰。為人子者。常存匪莪伊蒿之心。則自不敢為匪才以辱其親矣。常存昊天罔極之念。則自不敢少偷惰以終其身矣。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

劉氏瑾曰。司馬昭為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

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王裒父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

每讀詩至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

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集說

朱氏善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鳴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鳴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若父母之既沒。則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哉。此蓼莪之所以作也。

有饑

音蒙

籩

音軌

飧

音孫

有棘

音棘

七

必履

周道如砥

反

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

叶善

瞻

音眷

顧之潛

所好反

焉出

七體

集傳

興也。饒滿簋。熟食也。

毛氏萇曰。謂黍稷也。孔氏穎達曰。禮之通例。

皆簋盛稻粱

揀曲貌。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

之於俎也。

毛氏萇曰。七。所以載鼎實。孔氏穎達曰。以七載之。謂出之於鼎。之於俎也。棘。棘木也。

吉禮

用棘。砥礪石言平也。

孔氏穎達曰。禹貢曰。礪砥礪。砥。砥石能磨物使平也。矢言

直也。

孔氏穎達曰。矢則幹必直。

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回顧

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

作此以告病。

鄭氏康成曰。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杜氏預曰。譚國在濟南平陵

縣。孔氏穎達曰。譚大夫雖自為己。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

言有饒簋。飧

則有揀棘七。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

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

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集說

輔氏廣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

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平直視履之義觀之。則

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

中亦含此意耶。○黃氏佐曰。君子履此道以朝周。小人

時矣。

○小東大東。叶都杼。直呂柚。音其空。叶枯糾糾葛。

履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既

往既來。叶六使我心疚。叶訖

集傳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

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音者也。曹氏粹中曰。柚。受經

者也。陸氏德明曰。柚。本又作軸。用梭以行緯。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

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疾病也。○言

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

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言周室賦斂於東者偏重。凡東方

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輔氏廣曰。糾

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

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

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冽。沆。泉。叶才無浸。獲薪。契契。苦計反寤歎。

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獲薪。尚可載。叶節反也。哀我

憚人。亦可息也。

集傳興也。冽，寒意也。側，出也。沈，泉也。劉氏熙曰：流狹而長如車軌。獲艾

也。孔氏穎達曰：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

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

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

庶其息而安之。輔氏廣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集說嚴氏粲曰：獲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

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

矣。故契契寤歎，哀我東國勞苦之人也。○徐氏光啓曰：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也。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

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

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集傳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嚴氏

粲曰：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

私家卑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也。○

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輔氏廣曰：賦役不均，言貧富不同，勞佚有異也。羣小

得志言衣服之華。百僚是試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東人困苦如此。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職勞不來。則雖以公子之貴。而奔走任來。其賤者可知也。西人之子。而粲粲衣服。熊羆是裘。則貧窶者。且轉而富矣。復百僚之是試。則卑賤者。且轉而貴矣。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

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

日七襄。

集傳 賦也。鞞鞞。長貌。陸氏德明曰。璲。瑞也。鄭氏康成曰。

玉為佩。佩。漢。天河也。孔氏穎達曰。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鞞鞞然。漢。天河也。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

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明也。跂。隅貌。陸氏德明

作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孔氏穎達曰。孫

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七襄。未詳。傳曰。反也。孔氏

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七襄。未詳。傳曰。反也。孔氏

曰。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

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穎達曰。在天為

次為辰。言之行天。晝夜准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日。晝不見而言七穆。

者據其理。然矣。○劉氏瑾曰。日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

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集說

輔氏廣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貞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西人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於天也。○朱氏善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鞞鞞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怠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人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華板彼牽牛。不以服

箱。東有啓明。叶謨西有長庚。郎反有捭天畢。載郎反

小異之什

施之行。戶部反。

集傳賦也。皖明星貌。牽牛星名。毛氏萇曰。何服駕也。箱鼓謂之牽牛。

車箱也。孔氏穎達曰。車內容物之處為箱。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車箱也。啓明長庚皆

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

謂之長庚。毛氏萇曰。庚續也。劉氏彝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

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

金星為言也。劉氏瑾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

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

兔之畢。朱氏公遷曰。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正行。土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

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

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

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集說歐陽氏修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

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

鳥獸。○朱氏公遷曰。此又怨天弗能加憫恤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

小曼之什

斗西柄之揭

許音

集傳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劉氏瑾曰六七月間

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并壁四星而已壁在室

東故稱東壁并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劉氏瑾曰此謂南斗即上文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或曰

北斗常見不隱者也董氏道曰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朱子曰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

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薄乎四時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朱氏公遷曰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二為踵在上二為舌在下踵反在上故曰引其舌也南斗柄固

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嚴氏粲曰雲漸為霜在南皆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

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

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辭也

總論曹氏粹中曰此詩緣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徐氏常吉曰俯

小異之什

五二

三

五

五

五

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於中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於目仰觀天象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非見困者哉

大東七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應麟曰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故費誓繫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於南雅

四月維夏叶後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叶演
女反

集傳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已建未

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

暑矣孔氏穎達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我先祖豈非

入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朱氏公遷曰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

○秋日淒淒七西百卉許貴具腓芳菲亂離莫

矣爰家語其適歸作奚

集傳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郭氏璞曰：今江東呼

病曰瘵。東齊曰瘵。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呂氏祖謙曰：秋日猶云秋時冬

也。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集說鄭氏康成曰：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

病於何所適歸乎。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所也。

易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叶

集傳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鄒氏泉曰：民穀而我

獨害。自傷之甚耳。○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

而息也。輔氏廣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

而息。如此說。則卻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集說歐陽氏修曰：極言民物窮極。如冬日寒風凜冽。累

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

○范氏祖禹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

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尤。叶于其反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

集傳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

與梅矣。范氏處義曰。以栗以梅為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在位者變為殘賊則

誰之過哉。輔氏廣曰。廢為殘賊。先儒皆以為指民而言。云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焉。而先生獨以廢

為變。指在位而言。何也。曰。若以為民則為字與賊字。說不行矣。先生之說。卻與序說在位貪殘一句相應。

集說 朱氏公遷曰。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此以

人不如物起興也。○姚氏舜牧曰。凡仕人國者。孰不可為忠良盡瘁之臣哉。然非人之所能與也。其人之自立

也。一變而為殘為賊。又誰從而使之。其人之自廢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反我日構禍曷云

能穀

集傳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

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集說 范氏處義曰。自歎如泉水之無清時。亦怨辭也。

○滔滔吐乃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

有。叶羽反

集傳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許氏謙曰。江漢。見周南漢廣。紀。

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朱氏公遷曰。識有猶

言顧念。○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集說 曹氏粹中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汎溢之患。所以紀理南國也。○范氏處義曰。君子盡瘁事國。莫知有我者。謂其勤惰不分。亦怨辭也。○輔氏廣曰。上章則專言其身。此章則并言王之不我有。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王不我有。則是自絕於下矣。

○匪鶉徒九反 匪鳶以專反叶 翰飛戾天叶鐵 匪鱣張連

反 匪鮪于軌反 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集傳 賦也。輔氏廣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個匪字。

故亦不可謂之比。鶉。陸氏德明曰。鶉字或作鷲。○而只得以為賦也。鶉。陸氏佃曰。鶉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鶉。鳶亦鷲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邢氏昂曰。鳶。鴟呼皂鶉。飛也。布。鱣。大魚也。胡氏一桂曰。○鶉。鳶則能翰飛戾翅。翱翔。鱣。鮪。見碩人。○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集說 陳氏鵬飛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范氏處義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集傳 興也。杞。枸櫞也。呂氏祖謙曰。桋。赤棟也。樹葉細而

岐銳皮埋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輶許氏謙曰輶車輪之牙

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檮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輔氏廣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集說孔氏穎達口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今我遇亂草木之不如也由此作八章之歌

詩以告哀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總論朱氏善曰此詩或以為行役或以為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

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瘼矣爰

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為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為憂亂則滔滔江

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懼其禍之辭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集說范氏處義曰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以亂而生怨幽王曾不加恤欲無

福得乎四月次於大東之後蓋大東乃資棧之實而此詩則遭禍而怨刺也

小東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三

